

後漢書

傳七十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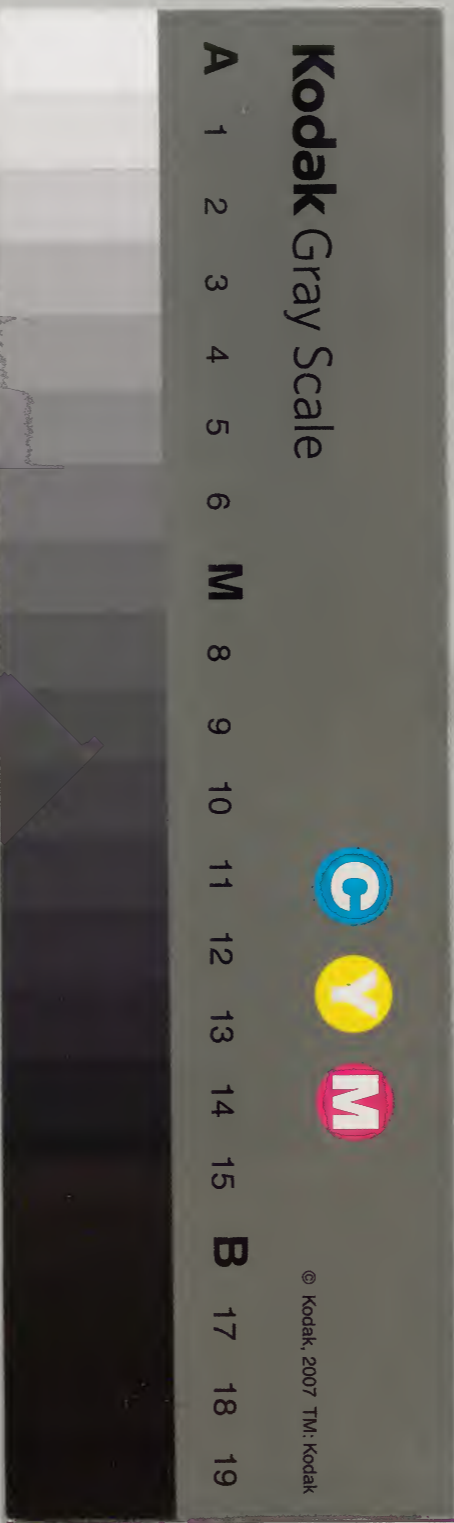
			五〇一	漢書門
三二	三二	四一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九	五〇	一	八	漢書
函	三二	二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8
冊數	32 (31)
函號	279 69

正文三十一

三十一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漢列傳卷七十三

逸民傳

淺草文庫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頽陽之高。頽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

孤竹之潔。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作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

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

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痛。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樵

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

湊得恰妙
顧起元曰
傳篇篇有
寄趣

又有致致
淡而味永
又曰矣字

後漢列傳

卷七十三

一

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

耻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傲兮。

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史記曰：魯

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適使

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

彼雖硜硜有

類沽名者，然而蟬蛻鷲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

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

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

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

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

遠也。

篡字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宋吳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

者，隱處不離。慕亂之害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國語曰：越王夫人去

笄側席而坐，韋昭註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旌帛蒲車之所徵，貢相望

於巖中矣。

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芟芟蒲車，以蒲裹車，取其安。

若薛方逢萌

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

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

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

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

絕塵言不可及也。

同夫作者列

之此篇。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

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

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

卽就也。易曰：卽鹿無虞也。

光武問曰：禽何

向，竝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

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

諺邪？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

鳴條在安邑西。

武王亦

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邾。

河南縣西有邾，邾陌。

彼二王者，其

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

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

尚。向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

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

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

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

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

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

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

許應元曰
三語無闕
易中想讀
言自適語

意如
語

後漢列傳

卷之二十一

三

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

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

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

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

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

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養志修道人皆化

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不

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

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

繫獄更發宅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

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

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

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

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

孫鑠自恃
徵語

徵語
孫鑠自恃

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

東王君公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

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

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

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

鄉佐主收賦稅者

後讀春

秋聞復讐之義

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

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諧之也故襄公仇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維

百世可也

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聞日既交刃而

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養之數日方

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

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

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

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縮頭待見尚

書

以穀樹皮為縮頭也

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

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

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

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

蘇轍曰亦
壯有氣

後漢列傳 卷七十三
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
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
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
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
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
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
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
中徵竝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
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
侯霸讓位與霸閩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
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
終

蘇轍曰
子陵風概
宛然構法
亦淨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

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以其形貌求之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

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

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

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

又曰允淋病有妙致

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

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

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常見人臣乎子

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使人因謂光

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請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

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

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

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

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

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

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

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

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

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

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

陽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

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

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

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

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

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

也以外戚貴盛乃跪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

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

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

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

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

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

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修

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

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

楊慎曰素食不駕車故自躬倒玩弄

孫繼曰通篇氣格跌宕詳瞻中

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宅
 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也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為少鴻曰無宅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
 執勤不解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
 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鴻
 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
 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
 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
 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
 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
 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
 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
 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
 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
 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

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

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

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

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

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

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惓惓兮傷悴志菲菲兮

升降爾雅註惓惓憂也非非高下不定也惓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

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

誕誕音延讒言四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

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舍其車而過季

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

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

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與茂盛

也臭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囂

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恇恇恐也遂至吳

依大家臯伯適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為人賃

春毋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

後漢列傳

察而異之曰彼備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
 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
 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
 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
今蘇州吳縣西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
 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
 烏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
 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
 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
 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
 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山在今唐州湖陽縣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
 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
 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
 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



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于
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

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

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許由

潁陽間堯欲禪孤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

乃臨頹而洗耳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夫

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中心

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

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沉也

也論者以事跡相

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武安

冬反鑿穴為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

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

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

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

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

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語

餘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

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

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

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

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

僑及兄康柴車幅巾以為山叟也使奪其牛康即

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奪其牛康即

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

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

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蘓章鄉里竝時

融以才博顯名章以蕪直為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

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勸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

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

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

孫康曰風
得而此句
態而此句
點其尤增
區

孫康曰風
反亦曰佳
又曰語亦
略繁似不

無河神

後漢列傳

卷之三

十一

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

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

之君方今明四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

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曰蕭

又曰收語
後漢列傳

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

數十年吹鳳凰鳳聲鳳來止其室為作鳳臺夫婦止在

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又口陶安公六安布師數行

安公布與天通九月七日迎汝亦非狐兔燕雀所敢

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

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

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豕為事豕兔

毛詩序曰兔豕
后妃之化也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

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

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

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喜音虛
記反良常學之以娛樂

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

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

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

楊慎曰也
繫音入門

戶

後漢列傳

卷之三

十四

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遠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
 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
 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
 庶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追之乃遜辭詣
 府遜遜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
 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竝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
 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
 之風焉

顯起元口

可法五女

能遵其訓

法真字高卿

高一作喬

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

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
 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
 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
 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
 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未若
 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
 敢復言懼音紀其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
 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

孫繼口此
是東立辭
命

又曰諱不
多其狀而
有也

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衮職謂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

鳳矣。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會順

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孫毓曰
書會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殺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
 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也班布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窟淵
 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
 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
 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
 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
 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
 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

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謂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酒食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



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

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

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

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

虛全，事違塵杙。

遠遠也。

長陰細雨，肺病加劇，宿醉作，歷深年存若和之，皆是今勅，斷酒矣。

後漢列傳卷七十三終

後漢列傳卷七十四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

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

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

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嬀、李姬各

附家傳。

嬀，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兼書，餘但搜次

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羅坤曰：簡雖而辨。

孫鑿曰：既高士對女，即文法不宜同上二。

顧起元曰：本序助不專在一操，而後少君。

支姬之不
當傳為議

老拙人之
見可笑

孫鑠曰列
女諸傳大

約蕪弱不
甚工惟此

傳猶難古
上袁皇后

三傳微有
疵度耳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
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
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
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
已見前傳

霸起霸
二人正宜

合為一傳
似不必分

戰

孫鑠曰從
真志真來

自有真趣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
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
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
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
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
視沮喪也
怍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又卧不起妻怪問
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
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先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

孫鑠曰情
事真切聲
稱繁

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

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

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顧起下
篇難易行
知此妻難

屈音渠
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

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

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

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始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

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

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

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

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

落蒙其安全比近也
落藩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

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

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

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故也阿拜而

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

樊姬故不食鮮禽以諫王齊桓公故君以責我我言

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

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

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

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

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

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

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

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

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

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

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

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讜言納芻

顧述元曰
何至此
可傷亦可

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

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

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李歷託采藥於吳。

時已居周。此言邠者益本其始而言之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

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騰。

惺弘。謂有繼微之過。則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

日。謂有繼微之過。則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

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蠅

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焉作女

誠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

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年十有四。執箕

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

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

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怕恐子穀。負

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實非鄙

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

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七門
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
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
禪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一古者

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墼載弄之瓦

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
者益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

已有善莫名亦自名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

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

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

事夫主消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齋酒食以供祖宗清潔

也謂食也左傳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

日潔齋豐盛也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

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

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

貴男女之際詩著鶉之義田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

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

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

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

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

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

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

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

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

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

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

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黷。媾黷既生，

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

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

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

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

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

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

俱廢夫婦離行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
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去婦德不必才明絕異
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
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
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
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
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齋酒食
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
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
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
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
者妻之天
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
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
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
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
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
輕脫視聽陟輪陟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
定貌也

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

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

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

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

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

心柰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

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矣是非爭分

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

賞影響言順從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

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舉已也有此言之

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

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

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

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

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

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

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
 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
 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
 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
 譽布於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
 子之累君子謂夫也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
 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
 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
 在此無躬其斯之謂也躬厭也射音亦馬融善之令

昭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女之亦有才惠為書以

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

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

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選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

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

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

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父行懷思無宅異也

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杆一
 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
 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
 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嘗有宅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
 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宅肉姑竟
 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
 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
 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
 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
 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
 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
 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
 及前妻長子典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
 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

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

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

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

或作爪。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

立碑焉。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耶鄆。字子禮。時前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

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

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董曰。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

死數日抱

父尸而出

此亦當載

又曰會稽

與錄碑乃

耶鄆字子

禮

碑文成未

出會朗見

尚與之飲

宴而子禮

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
 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
 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
 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
 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
 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
 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
 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

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

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

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

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

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

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

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

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愆家君

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

對隗曰
 三思賢有
 望若神致

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請賦云
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二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刺殺之因請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

曰行義桓發寡婦縣邑有祀必膳焉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

必致其餘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

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

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

名嫔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克路妻乃輕

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

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

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

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

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

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樸交

下周禮考工記日軼長六尺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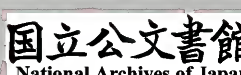
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

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

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

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



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
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
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
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爽入相見共談言
辭不輟爽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
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
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
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鍾八傑曰
慕為的
為人情往

建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
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
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
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
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
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
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
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
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

續起元曰
今人第知
青娥不知
有叔先雄

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父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斷一絃問之琰曰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

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

續起元曰

宿昔以初

平三年被

害越四年

五年為典

平元年文

難於與平

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

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

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請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

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

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

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

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

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

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

顧起元曰
不惜大開
打爭小節

孫繼三
而憊然如

於信口道
處見風致

不經前處
饒古意仿

蘇與孔雀
東南飛同

通二陵詩
長前亦頌

前此
難起死日

長安哀情
致可悲可

歸杜工部
所方追而

步者
探鑿曰此

三詩照照
不收漁子

聽以其辭
氣太露直

謂為偽作
近日李于

麟詩剛所
取極嚴却

收之
又曰胡笳

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
炭間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
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
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
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
主以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
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
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掌音直嚮邊懸
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
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
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
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
捶杖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
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
華夷人俗少義理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
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
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

十八拍此
附略不一
人何也豈
不係偽作

即
顧起元曰
據此詩則
作嗒在時
支解已隔
亦胡虜矣

穿神曰撞
勝子在真

附集境

顧起元曰
此又是父
毋亡後語

又曰惜哉
此心此語

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脫當復棄兒子天屬綴
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
我頸問我欲何之入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
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
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
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
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去去割
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
腹子匈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

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
人聲豺狼號且吠犛犛對孤景但吃糜肝肺登高遠
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彊
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
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
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人
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春東顧兮
但悲歎真當寢兮不能安真音飢當食兮不能餐常
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

後漢列傳

卷七十四

七

惟彼方兮遠陽精

北方近陰遠陽

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

今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

離兮狀窈停

堯離何奴言語之貌

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

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

兮露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

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

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唱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

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勞死頓復起兮毀

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漢傳序末拍後人概也云

廿日 風雨凄其麥不得下種農人更為憂

後漢列傳卷七十四終

贊曰：黜黜有繼，幽閑有容。則四風庶出，非曾洪。
分秀乃星北風屬今歸於陰胡加動今也與風屬
歸今歸也與衆人與今歸琴琴音和和今也與風屬
分秀乃星北風屬今歸於陰胡加動今也與風屬

贊曰：黜黜有繼，幽閑有容。則四風庶出，非曾洪。
分秀乃星北風屬今歸於陰胡加動今也與風屬
歸今歸也與衆人與今歸琴琴音和和今也與風屬
分秀乃星北風屬今歸於陰胡加動今也與風屬

漢列傳卷七十五

東夷傳

上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
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

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仲岐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十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後漢列傳 卷七十五

猶是馬班 風度 領起元曰 東夷傳格 漢大都自 漢漢變化

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

始畔大康啓之子也樂于游田十旬自少康已後世

服王化遂賓於玉門獻其樂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玉門諸夷入舞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

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

位征于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浸

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華囊盛血仰而射之名曰

射天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

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

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

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

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會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

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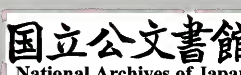
取長襲為徐君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

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注水與泡水合至沛人泗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

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盜驪

驎騮騾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

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



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今泗州下鄧縣北徐山

在其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

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

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三

伯許男淮後越遷琅邪與其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

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

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

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綽反入匈奴滿

亡命東走度涓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

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

麗兵當代胡不欲行郡縣疆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

高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駒起宜慰安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警北方

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

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蔓焉

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

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烹飲酒歌舞或

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劉放曰案
文使驛驛
不通四夷
當為便譯

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郊子既而告人凡蠻夷戎狄

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

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

離國王出行索成其侍兒於後倭身倭音人王還欲

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

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閹豕以口

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馬亦如之王以為神

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

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

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

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

赤玉貂豹豹似豹無前大珠如酸棗以貝柵為城有

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鈔以

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

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

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

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躡占其吉凶

魏志曰牛蹏解者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為凶合者為吉

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
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
死妻媵死則有棺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
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
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
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
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
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
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
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
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
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
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
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
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
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

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太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客之官如

鴻臚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

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賜鼓吹

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憙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

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

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

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禊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

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

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

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

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

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

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

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人海句驪

別種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

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太尹田譚追擊戰

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

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

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塞。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

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沒。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

顧起元曰
尚書得中

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
 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
 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
 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
 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請玄菟降
 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殪醜以示百姓幸會
 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滅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
 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
 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入
 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滅貊率服
 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
 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
方縣並屬遼東郡
 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
 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
郡其山在平壤城
 西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
 夾夾音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
 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

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毋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窺之輒生子云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

前書曰箕子教

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

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

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

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歲年也

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

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

置樂浪臨屯玄菟貞番四部番音至昭帝始元五年

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後徙居句驪自單

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

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

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

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

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

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惑少嗜欲不請句男女

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

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

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

其人曰
馬名曰

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
以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
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
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
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斑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
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
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
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
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
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
為辰王都日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
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
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
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
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為飾及縣頸
垂耳犬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紒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
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

緹以大木嚙呼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

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

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

又立蘓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蘓塗諸十逃建

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

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

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

呼為徒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

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

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

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

馬韓竝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為貨俗意歌舞飲

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偏皆抑之以石偏音補弁辰

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

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

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

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

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廡斯人蘓馬

謾等詣樂浪貢獻

蕙斯邑名也謾音是

光武封蕙馬謾為漢蕙

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

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

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

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

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

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惟音之訛反樂浪郡徼去

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

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

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

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

羊鵠

鵠或作雞

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

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

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紒衣如單被貫頭而

著之並丹朱粉身

塗塵也音蒲頓反

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

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

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

劉放曰案文使驛傳作便譯

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鯢人，鯢音達，奚反。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州，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

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
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

會稽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

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

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

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

麕尾狀此夷男姑子婦卧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
有銅鐵唯用鹿格為不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弓矢
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
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有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

間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

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

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

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

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

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

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湯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靡末

紛亂燕人違難

謂衛滿也

雜華澆木遂通有漢

衛滿入朝鮮既雜華

化以至通於漢也

眇眇偏譯或從或畔

偏遠也

傳曰倭國近方又有理語名曰

但男山徒徒

後漢列傳卷七十五終

後漢列傳卷七十六

南蠻西南夷傳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高辛帝

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

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

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

名曰槃瓠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

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

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

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

診候視也

帝大喜而計槃

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

盤起元曰
竟其齊東
野人之語
耳卷之狼
元之蒼白
鹿亦復爾
爾
孫鑿曰此
等怪事似
不宜入正
史且班馬
俱無述不
知奇空何
處得來且

高辛時恐
未有將靈

官名吳亦
似後世姓

應是楚阿
野人之語

又曰敘事
儘有姿態

楚晉而不
甚古澁而

不其雅

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

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

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
黃岡。武陵記曰。山高可萬

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
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

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
似狗。於是女解去衣裳。為

槃瓠之結。著獨力之衣。槃
鑿獨力皆
未詳結音髻帝悲思之。遣使

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

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

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

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
東語聲

也。好人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

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

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

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狹徒。

說文曰。狹。女人。自
稱。狹。我也。音盍。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

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

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

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明其黨衆。繁

採鑿曰四
字畫蠻夷
精態

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莊王名旅，穆王之子。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今辰州。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賓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賓，莊冬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沂沅水，入武溪擊之。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肅宗

後漢列傳
卷七十六
三

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入零陽蠻界零陽

縣屬武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從等皆

降三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澧水名源攻燒零

陽作唐屏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明年春發荊州

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

募克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克縣屬武

陵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

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

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

年冬澧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

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

平懷怨恨遂結克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

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

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四千入竝為

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陽屬著赤幘

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

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

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

楊慎曰頗亦蜀主

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克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崩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扳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

楊慎曰頗亦蜀主

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右校令度

尚為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

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

走廣力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

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

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食

弟珠吉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

兄今烏滸人是也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

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

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贊也政

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

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黃髮餘背耆老壽也曰父矣天之無烈

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

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

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縫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亡，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即就威政大行，獻命歲至。

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媯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

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
 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冷縣雒
 將之女也麓音莫支反冷音零嫁為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
 趾太守蕪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
 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
 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
 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
 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
 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
 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
 零陵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
 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
 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
 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
 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
 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
 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
 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遵卓音奉詔赦之賊

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三年日南

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

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永和二年日南象

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

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

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執

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

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

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

揚充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

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繫結不散武陵南

郡蠻夷未斬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

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

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上

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

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

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

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

鄧放曰奉
國名葉調
其王名便
此作調便
卷一調字

孫贛曰割
析兵情甚
第五文氣
瘴率乏古
雅之致

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甄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任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比依交趾寧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

國利
言利

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
 九真與相連結交趾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
 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
 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
 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千入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
 式戰死兒五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
 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眾
 轉熾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趾刺史方威惠
 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
 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潯人十餘萬
 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
 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趾合浦烏潯蠻反叛
 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
 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音氏相氏鄭氏
 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曰廩君之其山有赤黑二
 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
 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

楊慎曰亦
 是東京小
 說手

孫嶺曰此
乘土船行
尤異

茅坤曰俱
非史中
語六朝初
唐說家舊

第

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
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
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
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
暮輒來取宿且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
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
代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
云與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
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
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
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
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而逐

蘇欒曰秦
巴氏之君
可有爵耳
民何故輒
符之明符
其字

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
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
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
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說文帛南蠻夷布也音架錄錄也漢
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
年南郡涪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涪音步寇掠百姓遣武
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
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
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

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岨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竝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

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

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

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

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傷人者論，殺人者得

以俛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俛蠻夷。盟曰：秦犯夷，輸

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鐘。夷人安之。至高祖為

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

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

實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

板楯蠻夷
貴州有七
秋板蠻夷

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于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今歸州種歸縣是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關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

唐書之曰
壽虎最稱
至

壽書曰亦
壽太尉
壽

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僑昆明諸落。西同師，東北至

葉榆。葉榆縣屬益州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蠻隨畜遷徙，無

常自僑東北有祚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

果師曰事
俱獲實似

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

郡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
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
無木王以劍擊石出初楚項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
水今竹王木是也

木伐夜郎軍至且蘭杯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

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杯船牂牁處乃更其名爲牂牁

異物志曰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

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梳根木可以爲麩

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梳根木外皮有毛似併欄

唯中焦根乃致敗用皮中有似橋稻米片又似麥麩

中作餅餌廣志口梳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

傍無枝條其葉不過數寸似椶櫚葉破其

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麩亦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

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

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竝加褒賞桓帝時郡人

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

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城始有學焉

珍官至荊州刺史

滇王者莊躋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

益州郡割牂牁越雋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

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

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由鸚

唐順之曰
下郡道
元本注

鷓鴣孔雀有鹽池田魚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怙

怙奢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

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嵩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

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

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

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

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隆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

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

降聞光武即位乃開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

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

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後檉榆拊棟連然滇池

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嶲郡餘益

州人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六縣並屬益州郡朱

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

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瀘

一名若水出旄牛諸葛群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

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

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

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克之因置不韋縣

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

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

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

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

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

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

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顥建策

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

平之還得雍陟顥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

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

至數十云

孫鑿曰亦是惟說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

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

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

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

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黥遂共推以

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

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

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

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

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竹木

為箬以當船也。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芟。多音。鹿芟人弱。為

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

百餘里。箬船沉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

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芟。鹿芟王與戰。殺其六王。哀

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

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

今攻鹿芟。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

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

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雋太守鄭鴻。降求內

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

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

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

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

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博唐

此蕪樛榆邪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

者若之歌曰漢德廣開不寘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

為宅人哀牢人皆穿鼻儻耳其渠帥自謂王青耳皆

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

知染采文繡蜀氍毹外國傳曰諸葛蜀女蘭干細

布華陽國志曰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

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紫國有桐木其華幅廣王

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

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

有金沙洗取融為金有光珠廣雅曰虎魄生地

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虎魄中其上及旁不生

草深者八九尺大如削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

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伏

苓伏苓于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伏水精瑠璃軻蠶

蚌珠徐表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

右蚌珠長三寸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酈元水經

形若狗而人面頭顱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

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

無常路百數為群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儵子

土人織草為儵數十韞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

儵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嘔名字乃呼其名而罵

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

嘗少許又取儵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使大醉人出收

楊慎曰藻
雅苑通
西京雜
宋玉馬
覆可辨

何物
何物

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
泣卽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
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日但有酒及
僕耳無它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雉
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煖

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
毒草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
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
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
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
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
反叛攻越雋唐城太守王尋奔牂牁哀牢三工餘人

劉汝曰
爲唐自是
爲安增越

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
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屬永昌郡昆明夷南承等應募

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

陽賜南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

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

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揮音擅東觀記作壇字遣重譯奉國珍

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

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衆內附獻象

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

關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
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禪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山
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

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

在今雋州越雋縣東南南中入郡志曰邛

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
送禮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
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
憐之餽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咬殺
之今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
愈愈大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

輒今河殺我母當為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
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
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
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
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斐然
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
好事人以為枕
相贈爨音側
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

伐之以為越雋郡

雋水源自今雋州

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

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

禺同山有今褒州王

褒碧雞嶺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
驃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豁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
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
京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洋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

制御王莽時郡守牧根調邛人長貴以為軍候更始
 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牧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
 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邛穀王建武
 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
 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
 聞之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
 兵起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
 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
 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

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翁政化清

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蕪

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蕪祈縣屬越嶲郡齋牛羊送喪至翁本

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

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

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歛煩數五

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叛殺遂久令遂久今明靡州

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

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

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牒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顥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祚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

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踟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

當歸羌活玄參服二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冢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以

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詩周頌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徑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峽山江水出焉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

夜拒擣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陝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嶠緣

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灑父子同

賜捕蒞菌昆懷抱匹帛懷橐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救長願臣僕陽陵

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

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

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

種入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

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汗衍

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

道夷邑長令田今姓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齋

黃金旄牛牝顧野王曰牝結毛為飾也舉土內屬安

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

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雋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

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

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三年蜀

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

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

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夷駮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

三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

郡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

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

多寒在盛夏水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

夏則違暑反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

十餘丈為邛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

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

可為毼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大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靈

毒去惡鬼安心氣強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其腸中糞

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毚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

有毛角鬪敵死乃止其人能作旌氈斑剡青頓髦

毚羊羗之屬青頓羗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骨鬼

親枳已關茸貫何雖題氈兵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

也音卑疑反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麝羊牛

馬食之皆肥麝即麝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

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牀音子今戶其西又有三河

繫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為徽外靈帝

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此

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

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

仇池山在今成州三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

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

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

回九千四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

分宜調均疎起數丈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

攀援而上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高

阜低昂泉流交灌廳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

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峨嵋嶽岑隱阿者也

上有平田百頃煮十成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

書曰
是漢人筆
不及此

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
 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建也龍
 頌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
 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
 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
 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
 氏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
 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特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

漢書曰語

亦漢書但

一祭排去

之驅運之

秘顯聖

和

劉敞曰案
世部字合
作郡

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
 夷之境欵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
 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經水志
 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
 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緩耳脣耳也獸居謂穴居莫不舉種
 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
 名中郎校尉之署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編數都護部守
 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
 陸之瑋寶珠玉金碧珊瑚虎珀之類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

後漢列傳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八

劉歆曰案
文於積宿

又其實喙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火毳即

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

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

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

陌居少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續其

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傳子曰

長老說漢祖時梁冀作火流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

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汙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

布得火燁然而熾如燒此布亦盡火滅粲然潔白如

水滌也矣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

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

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

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

西南之徼元為劣焉故關守永昌摩自遠離啓土立

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代鹿多不得乃

歸中國故言摩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

鏤體又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

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也

十月廿一夜被病卧甚危越七日而蘇至十月廿五日始克櫛沐廿六日夜半聞

氏病劇黎明而出問至矣扶病哭泣六月喪吾父今復喪吾兄傷恠更無復加

哀慟發中喪吾父喪吾兄之悲也除夕同雲狂風對酒不能飲自元旦迄今

凡六日夜非雪即雨哀恠助人悲傷無復來言者為清靜耳

乙酉正月初六風雨坐醉竹齋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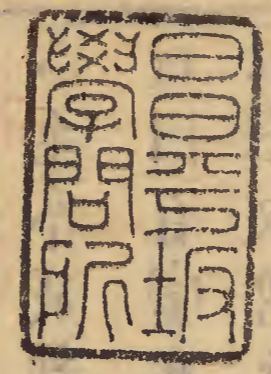
文化甲戌

後漢列傳卷七十六終

夏傳 卷十一

三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possibly regular or semi-cursive style.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s of age, including foxing and some small tears or holes in the paper.

